

第二節 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(pp. 417–436)

第一項 政局的動亂 (pp. 417–425)

[本小節敘述]自阿育王去世以來，東、南、西、北——各民族的動亂，主要是依據《劍橋印度史》《古代印度》(Ancient India)的第二章到五章⁸³。並參考《中央亞細亞的文化》、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、《印度通史》⁸⁴。⁸⁵

一、政局的動亂，促使佛教漸漸邁入大乘佛教的時代 (pp. 417–418)

阿育王 (Aśoka) 時代 (約為西元前二七一——二三二)，是孔雀 (Maurya) 王朝的盛世，也是佛教從印度佛教而進入世界佛教的時代。阿育王去世，南、北、東、西——各地方的政局 (可能阿育王晚年) 開始變動，終於政治中心華氏城 (Pāṭaliputra)，也被破滅。佛教在政局變亂，民族與文化的複雜環境中，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，漸漸的邁向大乘佛法的時代。

二、中印度中央政權的衰落 (p. 418)

(一) 熏伽王朝的時代

1、政權的確立

阿育王的後人，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，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 (Bṛhadratha) 王，在西元前 185 年前後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 (Puṣyamitra) 所殺，創立熏伽 (Śuṅga Dynasty) 王朝。那時的印度，早已四分五裂，熏伽王朝的統治區，主要為恆河 (Gaṅgā) 流域。

2、擊敗外強

◎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 (Yavana) 軍隊，曾侵入恆河流域的摩偷羅 (Madhurā)、沙祇多 (Sāketa)、阿瑜陀 (Ayodhyā)，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。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，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，保持了恆河流域的安全。

◎西元前 180 年，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，弗王孫婆蘇蜜多羅 (Vasumitra)，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，遠達印度河兩岸，擊敗希臘的軍隊。⁸⁶

⁸³ [原書 p. 425 註 5]民國 32、33 年間，有人帶了《古代印度》譯稿 (似乎是國立編譯館譯的)，到四川北碚漢藏教理院來。我當時摘錄一部分，為今所依據。

⁸⁴ [原書 p. 425 註 6]羽田亨著，《中央亞細亞的文化》。高桑駒吉著，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。周祥光著，《印度通史》。

⁸⁵ 按：此段文字在導師原書中為「第二節」「第一項」末後一段之內容，為方便讀者清楚導師此中於「第二節」「第一項」所述之依據文獻，因此移至此處，特此說明。

⁸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59：「弗沙蜜多羅恢復婆羅門教在政治上的地位，舉行馬祭；不滿佛教的和平精神，及寺塔莊嚴，而採取排佛運動。從中印度到北方，毀壞寺塔，迫害僧眾，如《阿育王傳》，《舍利弗問經》等說。經歷這一次「法難」，中印度佛法衰落了，佛法的重心，轉移到南方與北方。南方與北方的佛法，在動亂中成長；佛教的「末法」思想，偏重信仰的佛教，由此而興盛起來。」

◎佛教傳說，弗王的破壞佛教，到達北印的奢伽羅（Śākala 今 Sialkot）⁸⁷。

3、小結

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，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，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，政權延續了十代，一百餘年。

（二）甘婆王朝的興衰

◎到西元前 73 年，在內憂外患中，為大臣婆須提婆（Vasudeva）所篡立，新成立甘婆（Kañva）王朝。

◎但摩竭陀（Magadha）華氏城中心的政權，越來越衰弱，終於在西元前 28 年，為南方案達羅（Andhra）部隊所滅亡。

（三）中印度歷經數百餘年才再度統一

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，釋尊遊化的區域，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，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。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，旃陀羅笈多第一（Candragupta I）時代，中印度才再度統一⁸⁸。

三、地方政權的異動（pp. 419–425）

（一）東南方政權（pp. 419–420）

孔雀王朝衰落，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。東南有質多（Cheta）王朝與娑多婆訶（Sātavāhana）王朝的興起。

1、質多王朝

一、質多王朝，在今奧里薩（Orissa）到瞿陀婆利河（Godāvarī）一帶。

◎據哈提貢發（Hāthi-gumphā）銘文，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（Khāravela），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，在即位第八年，擊潰了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的軍隊。十二年，兵抵恆河，戰勝摩竭陀的 Puṣyamitra（即弗沙蜜多羅）王；並侵入案達羅。

◎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，可見質多朝的興起，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。以後的情形不詳，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。

2、案達羅的崛起

二、案達羅（Andhra）的崛起：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。

（1）地理位置

該族的發祥地，在瞿陀婆利（Godāvarī）及訖利史那（Krishṇa）的兩河之間。《大唐西

⁸⁷ [原書 p. 425 註 1]弗王破法緣，出《阿育王經》卷 3(大正 50，111a–b)。並同本異譯的《阿育王經》卷 5、《雜阿含經》卷 25 等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80：「中印度的弗沙蜜多羅（Puṣyamitra）王，破壞佛教；中印度的佛教，多少受到挫折而衰落些。邊地的佛教，相反的越來越盛，也就分化為十八部，或者還多一些。」

⁸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54：「旃陀羅笈多第一（Chandragupta I），自摩竭陀（Magadha）興起，於西元 320 年，建立笈多（Gupta）王朝。」

域記》所記的馱那羯磔迦（Dhānyakāṭaka），也叫「大案達羅」⁸⁹，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。

（2）國力強盛

A、尚服屬孔雀王朝的時候

◎早在西元前三、四世紀間，敘利亞（Syria）的使臣梅伽替尼（Megasthenes），駐節華氏城，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——市府三十，步兵十萬，騎兵二千，象（軍）千頭；但那時的案達羅，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。

B、阿育王死後宣告獨立，並滅了甘婆王朝

◎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（Simuka，即娑多迦 Sindhuka），宣告獨立，在第三代娑多迦尼（Śrīśātākarni）王時，Vīdisā 及 Ujjain（鄔闍衍那），都屬於案達羅，領土橫跨全印。王朝的勢力，向北申展，在西元 28 年，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。

（3）西方政權的異動

◎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，但西方的土地，落入了塞迦族（Saka）的叉訶羅多（Kshaharāta）王朝手中。

◎西元二世紀初，娑多婆訶王朝二十三代，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（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）王，從叉訶羅王朝手中，奪回蘇刺咤（Saurāṣṭra）、那私迦（Nāsik）、浦那（Pune）等地方。據那私迦銘文，瞿曇彌子自稱剷除叉訶羅多人，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。

◎但其子婆悉須題子（Vāsishthīputra Pulumavi）時，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。到了西元三世紀初，國勢衰落下來，約亡於西元 230 年前後。

（二）西北方政權（pp. 420–425）

1、總述

在印度西北方面，有稱為與那（Yona, Yavana）的希臘人，稱為波羅婆（Pahlava）的波斯人，塞迦（Saka）人，稱為貴孃（Kuşāṇa）的月氏人，一波又一波的，從西北方侵入印度，形成長期的動亂局面。試分別的略述於下：

2、別述

（1）與那人（pp. 420–421）

一、與那人，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。

A、亞歷山大政權的瓦解

希臘名王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，征服了波斯，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、大夏（Bactria）、喀布爾（高附 Kabul）河流域。在西元前 327 年，侵入印度。西元前 325 年凱旋，不久就死了。偉大的希臘帝國，也就瓦解了。

B、塞琉卡斯統治

東方波斯、阿富汗、大夏、高附一帶地方，由塞琉卡斯（Seleucus）統治。西元前 305 年前後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，以和平結束，將令俾路芝斯坦（Baluchistan）、阿富汗斯坦，讓於孔雀王朝，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（Hindu Kush）以西，

⁸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0(大正 51, 930c9–10)：「馱那羯磔迦國(亦謂大安達邏國。南印度境)。」

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。

C、大夏政權的動亂

◎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，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 (Diodotos II)，脫離了本國而獨立。

◎但在西元前 230 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 (Euthydemus) 所篡奪。猶賽德摩的勢力，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 (Arachosia)、阿富汗地方。

◎西元前 175 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 (Eucratides) 所篡奪。

D、侵入印度的兩大外族

◎這樣，猶克拉提底王家，佔有大夏、高附、健陀羅 (Gandhāra) 與咀叉始羅 (Takṣaśīlā)，而猶賽德摩王家，深入印度以奢伽羅 (Śākala) 為首府，而統治旁遮普 (Panjāb)。⁹⁰

◎這二家，都侵入印度。其中，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 (Demetrius)，即位於西元前 190 年前後，占領了喀布爾，達到旁遮普。

◎其後有彌難陀王 (Menander)，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羅時，希臘人侵入中印度，直到華氏城的名王。⁹¹

E、小結

從亞歷山大以來，希臘人與希臘文化，不斷的侵入印度，而以猶賽德摩王家（約成立於西元前 220，延續到前一世紀中），引起的影響最大！

(2) 波斯人(波羅婆)及塞迦人 (pp. 421-424)

二、安息人與塞迦人：

A、安息人

◎波斯人，印度稱之為波羅婆 (Pahlava)。西元前六世紀，波斯的阿肯彌尼 (Achaemenids) 王朝，居魯斯 (Cyrus)、大流斯 (Darius) 王，曾佔有大夏、罕利 (Suguda)，並侵入印度，征服了健陀羅 (Gandhāra)。等到亞歷山大東征，波斯王朝崩潰，成為被統治者。

◎西元前 248 年前後，波斯的民族英雄安爾薩息 (Arsakes)，反抗希臘（及其文化）的統治，重建波斯人的王國，這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。

B、塞迦人

塞迦 (Saka) 人，在波斯的居魯斯王時，已出現於歷史上。

(A) 塞迦變成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

◎凡波斯人稱之為塞迦的，敘利亞 (Syria) ——希臘人稱之為 Skythen，內容的部族不一，從興都庫斯山區、滂水 (Oxus) ——阿姆河，到藥殺水 (Yaxartes) ——錫爾河那邊，泛稱遊牧的邊夷民族。原始的塞迦人住地，我以為在興都庫斯山區；以後被作為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。

◎這如中國史書的「胡」，本指北方的匈奴，其後「東胡」、「西域胡人」，被用來泛稱邊

⁹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88-289：「猶克拉提底在大夏獨立；隨後也侵入印度。在西元前二世紀中葉，猶克拉提底家佔了健陀羅與恒叉始羅等地；猶塞德謨家，以奢羯羅為中心，統治了旁遮普，伸張勢力到南方。」

⁹¹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89：「西元前 184（或 185）年建立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在位時，希臘已深深侵入印度。」

夷民族一樣。這留在下一節去研究。

※波斯（安息）人與塞迦人，是不同的，但時常混雜在一起。

（B）塞迦人驍勇善戰

塞迦人是強悍而勇於戰鬥的民族，每參加波斯與希臘人的部隊。塞迦人曾編入居魯斯王的第十五營區；

◎而敘利亞王安都卡斯三世（Antiochus III），於西元前 209 年，討伐大夏時，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。

◎當安息王朝成立不久，彌提黎達斯（Mithradates）王，得塞迦人的援助，戰勝了敘利亞的塞琉卡斯二世（Seleucus II）。

◎但在西元前 128、123 年，塞迦人又一再與安息人作戰，而殺死安息的國王。

※不過大致來說，塞迦是服屬於安息，與安息人有更多的關係。

C、安息與塞迦人分兩方向侵入印度

西元前 100 年前後，在擁戴安息王的名義下，安息人與塞迦人，紛紛侵入印度。安息人與塞迦人，都有牧伯（Kahatrapa）⁹²制，聯合（混合）侵入，似乎並沒有統一的組合。從發展方向，大略分為二系：

（A）向西北印發展的安息、塞迦人

◎1、向西北印度發展的，有安息人，也有塞迦人。有名的茂斯王（Maues），即牟伽王（Moga）、阿吉斯（Azes）、烏頭發爾（Undopherros），或作貢頭發爾（Godophares），都是。

◎佔領的地區，介於高附河流域與旁遮普東部；犍陀羅、咀叉始羅，也都在其中。西方或稱之為印度安息人，而在中國，就是「塞種⁹³王罽賓」的事實。《漢書》（西域傳）說：「武帝始通罽賓。（罽賓）自以絕遠，漢兵不能至，其王烏頭勞，數剽殺漢使。烏頭勞死，子代立。……漢使關都尉文忠，與容屈王子陰末赴，共合謀攻罽賓，殺其王，立陰末赴為罽賓王」。

《漢書》的烏頭勞，顯然即西方所傳 Undopherros 的對音。近代人研究貨幣，以為 Undopherros，約為西元 20——40 年時在位。然《漢書》所記的烏頭勞，為漢元帝時代（西元前 48——33）。《漢書》的當時記錄，是值得信賴的。

◎印度西北的安息（塞迦）政權，後來為月氏所滅。

（B）沿印度河下游南下的塞迦人

◎2、沿印度河下流（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島的遺跡）而南下的，以塞迦人為主。

◎摩偷羅（Mathurā）著名的「師子柱頭」，雕成波斯式兩獅相背的柱頭。石柱上刻著摩偷羅牧伯的世系，有大牧伯羅宙拉（Rājula）的名字，這是西元前一世紀中的塞迦族。

◎更向南發展的，

◎有屬於塞迦的叉訶羅多族，以那私迦為首府，佔有沿海地區——馬爾瓦（Malwa）、蘇刺陀等。為案達羅王瞿曇彌子所擊破的，就是這一族。

⁹² 牧伯：稱州郡長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 246）

⁹³ 塞種：見於我國古代史籍的游牧部族名……。《漢書·西域傳上·罽賓國》：“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賓。塞種分散，往往為數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 1183）

◎另有以鄔闍衍那為首府の牧伯，有名的盧頭陀摩（Rudradāman），約在位於西元120——155年，《大莊嚴論經》稱之為「釋伽（羅）王」⁹⁴。

◎這些向南方發展的，以塞迦族為主，而含有安息人、希臘人在內。所以瞿曇彌子擊敗又訶羅多人，而說滅塞迦人、與那人與波羅婆人。

※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權，一直延續到西元四世紀中。

D、結：月氏人東來，希臘人的統治完全消失

◎希臘人、安息人、塞迦人的侵入印度，也見於《阿育王傳》⁹⁵，如說：

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鉢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閼無那」。

◎南方⁹⁶的釋拘，即向南發展的塞迦。西方⁹⁷的鉢羅，即在高附河流域，犍陀羅一帶的波羅婆（安息，其中也有塞迦）。北方⁹⁸閼無那即與那。這一三方的動亂局勢，約遲到西元前一世紀末（50——1）。

※最遲些，月氏人接著東來，希臘人的統治，就完全消失了。

(3) 貴霜：月氏人 (pp. 424-425)

三、月氏人：

A、住處的遷移

◎在漢初，月氏人住在中國西部的「燉煌、祁連間」。後來，為匈奴的冒頓單于、老上單于所攻破，月氏才向西遷移到伊犁地方。⁹⁶

◎約在西元前140頃，又被烏孫所擊破，月氏又向南避到瀉水——阿姆河上流，定居下來，伸張勢力到河南，滅亡了大夏。

B、月氏的強大與發展

西元前129年前後，張騫到月氏，那時的月氏王庭，還在瀉水以北，大夏還保有國家規模。月氏有五部翕侯⁹⁷，其中貴霜（Kuşāṇa）翕侯，在西元前後，統一了五部翕侯，大大的強盛起來⁹⁸。

◎貴霜的丘就卻（Kujūla，即 Kadphises I），向南⁹⁹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，阿富汗南部，高附與坎達哈爾（Kandahār），並向西¹⁰⁰攻擊安息。

◎繼任者叫閼膏珍（Wīma Kadphises），攻入印度，佔有旁遮普、犍陀羅一帶。

這二位的時代，在西元一世紀。

⁹⁴ [原書 p. 425 註 2] 《大莊嚴論經》卷 15(大正 4, 343b)。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〈釋伽羅王盧頭陀摩〉（編入《妙雲集》下編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 407）。

⁹⁵ [原書 p. 425 註 3] 《阿育王傳》卷 7(大正 50, 126c)。並見同本異譯《阿育王經》等。參考[1] 印順導師〈佛滅紀年抉擇談〉、〈西北印度之教難〉（編入《妙雲集》下編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p. 117-118、又 pp. 287-292）；[2] 印順導師著，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〉，p. 811。

⁹⁶ 印順導師著，〈佛教史地考論〉，p. 4：「月氏族原居燉煌、祁連間，漢文帝時見逼於匈奴，乃西出忽嶺，臣服大夏，建貴霜王朝，承受當地之佛教文化而廣布之。」

⁹⁷ [1] 翕〔xī ㄒㄧ ㄊㄧ 一〕侯：漢時烏孫、月氏、康居等部官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 652）

[2] 印順導師著，〈印度之佛教〉，p. 170：「翕侯，猶華言將軍。」

⁹⁸ 印順導師著，〈永光集〉p. 20：「月氏本分為五部，其中名為貴霜（Kuşāṇa）的，起初住在瓦罕谷（Wakhan）西部，起來統一五部，向東西發展。」

◎繼之而起的，是著名的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，約在西元二世紀上半，囊括了北印度，以富樓沙富羅（Puruṣapura）為首都，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⁹⁹。佛教傳說，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¹⁰⁰。迦王的時代，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。

3、小結

西北印度及阿富汗斯坦、大夏、罕利一帶，在原住民的基礎上，經希臘人、安息人、塞迦人、月氏人的一再侵入，居留與發展，為多民族複雜與合作的區域。長期的動亂，對於這一區域的佛教，留下深遠的影響！

⁹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 170：「丘就卻，亦稱貴霜，於同族五部翕候（翕候，猶華言將軍）中特強，乃併四翕候而為大月氏王。侵略四方，有迦濕彌羅，西達於波斯之境，東及於印度河。迨閼膏珍在位，又侵入印度內地，而有西北印度之全境。繼此而立者，即誠信佛教之名王迦膩色迦也。王約於佛元 520 年頃登位，以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補羅為首都，西勝波斯，東侵波謎羅，攻于闐等地，受漢地之質子而優遇之。王初信異學，晚年乃專心佛教，此可證之於所鑄之貨幣。」

¹⁰⁰ [原書 p. 425 註 4]《付法藏因緣傳》卷 5(大正 50，315b)。

第二項 邊地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(pp. 426–436)

一、政局動亂佛教遭遇法難，故而產生法滅思想 (pp. 426–427)

阿育王 (Aśoka) 以後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，不免會遭遇困境，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。

(一) 中印度的法難——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的破法

中印度的法難，是熏伽 (Śunga) 王朝弗沙蜜多羅 (Puśyamitra) 的破法。¹⁰¹

1、文獻的記載

◎《阿育王傳》說到弗沙蜜多羅，「殺害眾僧，毀壞僧房」，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 (Śākala)¹⁰²。

◎《舍利弗問經》，也有此傳說¹⁰³。

◎法顯的《摩訶僧祇律私記》，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，「諸沙門避之四奔，三藏比丘星離」¹⁰⁴。

2、傳說與事實的分析

◎這一傳說，或不免言過其實，但弗沙蜜多羅，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，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，從孔雀 (Maurya) 王朝的特重佛教，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，應該是可信的事實¹⁰⁵。

◎失去了王權的支持，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，會有被壓抑與歧視的感覺，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。

3、小結

依《舍利弗問經》所說：「壞諸寺塔八百餘所」¹⁰⁶，恆河中流——中國佛教的衰落，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。

(二) 西北印的法難——三大勢力的先後侵入

西北印度的法難，就是與那人 (Yona)、安息人 (Pahlava)、塞迦人 (Saka) 的先後侵入。

《阿育王傳》卷 6 (大正 50, 126c) 說：

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出。……擾害百姓，破壞佛法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鉢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閻無那，亦將十萬眷屬，破壞僧坊塔寺，殺諸道人。」

¹⁰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p. 161–162：「迦王歿後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。依耆那教徒所傳，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；其子多車王，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。佛元 204 年，多車王不孚眾望，大臣補砂蜜多羅，握兵權，得婆羅門國師之助，乃弑王而自立。於是冒狸王朝亡，建熏迦王朝。補砂蜜多羅王，信婆羅門教，行迦王懸為厲禁之馬祠，開始為毀寺、戮僧之反佛教行為。佛教所受苦難之程度，傳記多不詳。《阿育王傳》，《舍利弗問經》，極言其寺空、僧絕，有避入南山以僅存者。王歿，佛教乃稍稍復興，然遠非昔日之舊矣。幸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，僅及於中印，時西北印及南印，非其政力所及也。」

¹⁰² [原書 p. 436 註 1]《阿育王傳》卷 3(大正 50, 111b)。又見《阿育王經》卷 5(大正 50, 149a–b)。《雜阿含經》卷 25(大正 2, 181b–c)。

¹⁰³ [原書 p. 436 註 2]《舍利弗問經》(大正 24, 900a–b)。

¹⁰⁴ [原書 p. 436 註 3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40(大正 22, 548b)。

¹⁰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59。

¹⁰⁶ 《舍利弗問經》卷 1(大正 24, 900a29–b1)。

◎「道人」，這裡指比丘說。

◎從西北方來的異民族，對於印度的佛教——塔寺及比丘，起初是不會受到尊重保護的。在戰爭過程中，寺塔僧眾的受到損害，可說是勢所難免。直到西元二世紀初，案達羅（Andhra）王朝的瞿曇彌子（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），擊破塞迦族的叉訶羅多人（Kshaharāta）¹⁰⁷，自稱為印度宗教的保護者；特別尊重婆羅門教，對佛教也相當尊崇。這可以推見塞迦族在西印度，對婆羅門教及佛教，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傷害。

（三）小結：法滅預言的成立，勉勵佛子護持佛法

1、法滅思想之出現

中印度衰落，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，在佛教受到損害時，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。

2、舉證

◎這所以《阿育王傳》中，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，接著說到拘舍彌（Kauśāmbī）法滅的預言¹⁰⁸。

◎在律典中，拘舍彌是僧伽首先諍論分部的地方，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。

3、結

面對三惡王的侵擾，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，於是結合了「滿千年已，佛法欲滅」¹⁰⁹的「正法千年」說¹¹⁰，拘舍彌諍論說，三惡王入侵說，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，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。

二、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——特別與大乘興起相關（pp. 427-428）

阿育王以後，佛教在政局的動亂中，與邊遠地區的異民族相接觸，漸漸的受到他們的信仰與尊敬，這與大乘佛教的興起，是有深切意義的，這可以從部派的分化發展去說明。

（一）阿育王時代的根本二部（pp. 424-425）

阿育王時代，根本二部是已經存在了。

1、上座部的分化

¹⁰⁷ 印順導師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91：「傳說中的三王，確曾先後而同時的侵擾印度。依印度史的實際情形，研究《阿育王傳》的記載，從三王的地理分布上，可以推斷這是西元前三、五十年的局面。這一傳說，是罽賓作者，從罽賓以眺望印度西北的。那時，塞迦的叉訶羅多人（還有卡須那多系的前代）在坎貝灣一帶，確乎在西南。」

¹⁰⁸ 《阿育王傳》卷 7（大正 50，127a29-b21）：「爾時，眾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，無有誦習，讀經行道，但晝則俗話，夜便睡眠，貪著利養，莊嚴身體，著好衣裳。……學惡法者、無智慧者，必滅佛法，諸天不喜，不加擁護。由此事故，却後七日，正法當滅，諸天空中極大懊惱，發大音聲而作是言：『如來正法後七日夜，因諸比丘鬪諍故滅。』時拘舍彌有五百優婆塞，為佛法故，諫諸比丘，滅其鬪諍，皆唱：『怪哉！如來正法必當滅壞，法流必斷，釋師子法今則為彼^[12]無常論斷。』」（大正 50，127d 註 [12]：無常論＝惡黨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）

¹⁰⁹ 《阿育王傳》卷 6（大正 50，126b26-c2）：「滿千年已，法欲滅時，非法眾生極為甚多，於閻浮提壞破十善，放大惡風，天不降雨，穀米勇貴，霜雹為災，河泉少水，樹無花果，人之威德——生酥、熟酥，漸漸竭少。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出：一名釋拘，二名閻無那，三名鉢羅擾。」

¹¹⁰ 《釋迦方志》卷 2（大正 51，973c3-7）：「依《摩耶經》：『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，像法一千年。』又依《善見毘婆沙》云：如來滅後正法千年，像法亦爾；以度女人故，正法滅五百年。若諸女人能遵八敬，如法行道，正法住世還得千年。」

上座部 (Sthavira) 以摩偷羅 (Madhurā) 為重心，分出了分別說 (Vibhajyavādin)、說一切有 (Sarvāstivādin) 二系。

2、大眾部的分化

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是以東方的毘舍離 (Vaiśālī) 為中心。雖當時也許還沒有明顯的再分化的部派對立，然與分別說、說一切有同樣的，以教義的特色為名的，如一說部 (Ekavyāvahārika)、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in)、說一切行如灰聚的雞胤部 (Kukkuṭika)，相信在思想上已經分化了¹¹¹。

(1) 據《部執論疏》傳此三部有大乘經

這三部，據真諦的《部執論疏》說：「大眾部併度（疑是「廣」字）行央掘多羅國。此國在王舍城北。此部引華嚴、涅槃、勝鬘、維摩、金光明、般若等諸大乘經」¹¹²。

◎央掘多羅 (Aṅguttarāpa)，即上央伽，在央伽 (Aṅga) 的北方，恆河的那邊，與《大唐西域記》所傳的弗栗恃國相當¹¹³。

◎弗栗恃 (Vṛji) 即跋耆，跋耆族從毘舍離而向東分布¹¹⁴。

(2) 有大乘經的傳說，應解說為大乘學者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

在這一區域的佛教，傳說含有大乘經，或信或者不信，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。在阿育王時代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如解說為大乘學者，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，是由此流行出來的，所以作出這樣的傳說，那就是不無理由了。

(二) 大眾部的再次分化 (pp. 428–430)

1、多聞部

此後，大眾部分出的多聞部 (Bahuśrūtiya)，真諦 (Paramārtha) 傳說為還在央掘多羅。有關多聞部的銘文，在案達羅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及西北印度的 Pālātū Dherī (巴基斯坦境內) 發見，流行在這裏，是西元後二、三世紀的事¹¹⁵。

2、說假部——與大迦旃延、阿槃提有關

◎又分出說假部 (Paññatti)，與大迦旃延 (Mahākātyāyana) 有關；大迦旃延與阿槃提 (Avanti) 有關¹¹⁶。

¹¹¹ [1]《異部宗輪論》卷 1(大正 49, 15a26–27)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 106：「大眾部學者住王舍城北之央掘多羅，以所見不同，初分三部。有好作概略之說者，如以一音說一切法，以一切法皆了義者，別出一說部。有說一切佛語皆是出世間者，別立說出世部。有以『毘奈耶』在調伏煩惱，衣、食、住小事，但求適宜，可勿拘於舊習……從彼部主種姓為名，曰雞胤部。」

¹¹² [原書 p. 436 註 4]見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 5(大正 70, 459b)。

¹¹³ [原書 p. 436 註 5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7(大正 51, 910a)。

¹¹⁴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326：「跋耆為摩羅東南的大族，《西域記》說：由毘舍離『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弗栗恃國』，弗栗恃為跋耆梵語 Vraja 的對譯。」

¹¹⁵ [原書 p. 436 註 6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. 463。

¹¹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p. 66–67：「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五，依真諦之《部執異論》而說(大正 70, 461a)：『此是佛假名說，此是佛真實說；此是真諦，此是俗諦。……分別說部即大迦旃延弟子。』說真說俗，說實說假，也許由此而落入『有無』中吧！說假部是大眾部

3、南方的制多山部——與大天、案達羅有關

(1) 從制多山部又分出東山住、西山住部

- ◎大眾部分出的學派，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義的，是阿育王時的大天（Mahādeva），傳教到摩醯沙漫陀羅（Mahisamaṇḍala）¹¹⁷而分出的部派。
- ◎依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大天住制多山（Caityāsaila），成為制多山部。從制多山部分出東山住部（Pūrvasāila）、西山住部（Aparaśaila）¹¹⁸。
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0（大正 51，930c）說：

「馱那羯磔迦國，……（王）城東據山，有弗婆勢羅（[唐言東山]）僧伽藍。城西據山，有阿伐羅勢羅（[唐言西山]）僧伽藍」。

- ◎馱那羯磔迦（Dhānyakāṭaka）的東山與西山僧伽藍，無疑為古代東山住與西山住二部的根本道場。
- ◎據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推定：馱那羯磔迦王城，為 Amarāvātī。今 Amarāvātī Tope，為古代的東山寺；而西面（實際是西西北）的 Dhārāṇi koṭa 古城，為西山寺的遺址¹¹⁹。

(2)、《論事》所傳——案達羅學派與根本大眾部，隨案達羅王朝興起而盛行

- ◎《論事》所傳的案達羅學派，即王山（Rājagiriya）、義成（Siddhattha）、西山、東山——四部。這四部，被稱為案達羅學派¹²⁰。有關四部的銘文，及制多山部的，都在案達羅（Amarāvātī）一帶發見¹²¹。可以推見這四部，是隨案達羅王國的興起而盛行的。
- ◎根本大眾部，在案達羅王朝下，也非常興盛，從案達羅東方，到西方那私迦，都有銘文可以證實¹²²。

4、大眾部弘傳的方向

(1) 向西北

大眾部也還向西北流行，

A、西印度

- ◎西元前一世紀起，有關大眾部的銘文，在摩偷羅發見¹²³。
- ◎《摩訶僧祇律》，特地說到摩偷羅的眾多精舍¹²⁴，也可以知道大眾部在這裡的流行。

B、北印度

其後，傳向北印度，

- ◎有犍陀羅地方的銘刻¹²⁵。

所分出的；大迦旃延在佛世就弘法到阿槃提（Avanti），所以「句勒論」是流行於南天竺的。」

¹¹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131：「《善見律》（卷二）說：大天與育王同時，是王子摩哂陀（Mahinda）的阿闍黎，到摩醯沙漫陀羅（Mahisamaṇḍala）的傳教師。」

¹¹⁸ [原書 p. 436 註 7]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b）。

¹¹⁹ [原書 p. 436 註 8]高桑駒吉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（pp. 165–166）。

¹²⁰ 《漢譯南傳大藏經·論事》第 61 冊，p. 155：「稱安達派者是東山住部、西山住部、王山部、義成部是等後世出現之眾。」

¹²¹ [原書 p. 436 註 9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63–477。

¹²² [原書 p. 436 註 10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58–462。

¹²³ [原書 p. 436 註 11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53–454。

¹²⁴ [原書 p. 436 註 12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8（大正 22，295a–c）。

◎玄奘也說到：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、烏仗那（Udyāna）有大眾部。

C、西北印度

而大眾部分出的說出世部，流行於西北的梵衍那（Bāmiyān）¹²⁶。

D、結

大眾部傳到西北，是西元以後，特別是貴霜（Kuṣāṇa）王朝的時代。

(2) 向東南

◎大眾部雖也分化到西北，而主要是從東方（沿海岸）而傳入南方——案達羅。

◎從東方而向南方的中途，烏荼（Udra（古代屬羯[食+麥]迦）是值得重視的地方。在玄奘的時代——西元七世紀初，烏荼是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」¹²⁷。烏荼的補澀波祇（Puspagiri）僧伽藍，推定為今 Puri 州的 Kondgiri 或 Udayagiri（優陀延山）。這裡的峒窟很多，有早在西元前二世紀開鑿的。這裡發見的 Hāthi-gumphā 銘刻，就記載著羯[食+麥]迦國（Kaliṅga）質多（Cheta）王朝佉羅毘羅（Khāravela）的勳業¹²⁸。

(三) 上座分別說系的分化（pp. 430–432）

1、上座分別說系分化成四部

上座分別說系，以阿槃提（Avanti）為重鎮，發展分化而成四部。

(1) 錫蘭島——銅鑠部

其中，銅鑠部（Tāmrāsāṭīya）是南傳於錫蘭的，就是現代所稱的南傳佛教。

(2) 印度本土分成三部

在印度本土，分成三部：

A、化地部——流行於西印莫醯

一、化地部——彌沙塞（Mahīśāsaka），從來解說為「正地」、「教地」、「化地」，是創立部派者的名字。然近人研究，認為這是流行於西印度莫醯（或作莫訶 Mahī）河地方的學派，所以名為 Mahīśāsaka¹²⁹。

B、法藏部——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

二、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，也可譯為法護部。

◎阿育王時的與那人達摩勒棄多（Yonaka Dhammarakkhita），也是「法護」的意義。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，將達摩勒棄多譯作曇無德¹³⁰，那是認為這就是「法藏」了。

◎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（Aparāntaka），可能與佛世富樓那（Pūrṇa）傳教所到的西方相近，推定為今孟買（Bombay）以北的 Sopārā，與北面的 Koṅkan 地方。

※這二部的早期教區，從分別說系由阿槃提而向南來說，分化在這裡，倒是相當合適的。

C、飲光部——迦葉族末示摩傳教於雪山

三、飲光部（迦葉遺 Kāśyapīya）：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，有迦葉族的末示摩（Majjhima）

¹²⁵ [原書 p. 437 註 13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55–457。

¹²⁶ [原書 p. 437 註 14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「烏仗那」（大正 51，882b）。「迦溼彌羅」（888a）。卷 1「梵衍那」（873b）。

¹²⁷ [原書 p. 437 註 15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0（大正 51，928b）。

¹²⁸ [原書 p. 437 註 16]高桑駒吉著，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，p. 18。

¹²⁹ [原書 p. 437 註 17]李思傑著，《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》，p. 193。

¹³⁰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2（大正，684d，n.54）：Yonaka-Dhammarakkhita（曇無德）。

等，到雪山邊（Himavantapadeśa）。在 Sāñcī（刪至）的塔裏，發見有傳教於雪山的，迦葉族末示摩等的舍利銘刻。傳教到雪山，而舍利卻在鄔闍衍（Ujjayinī）附近的 Sāñcī（刪至）發見，可說（生前或死後）回到了分別說的故鄉。這可能就是分別說所分出的飲光部的來源！

※銅鑠部自稱上座部，而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先上座部（Pūrvasthavira）又轉名為雪山部（Haimavata）¹³¹，也許與傳教到雪山邊有關。總之，這都是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。

2、化地部與法藏部教義相近於大眾部

（1）依《異部宗輪論》所說

依《異部宗輪論》，知道化地部與法藏部的教義，大都與大眾部相同¹³²。

（2）依《論事》所說

A、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

然依《論事》所說，那應該是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（也可能與大眾部的晚期說相同）。

B、與同受案達羅政權之下有關

大眾部與分別說部，阿育王時代，分化而都還簡樸。到案達羅王朝興起，從東到西，橫跨全印度。分別說向南分化的化地與法藏，都在案達羅的政權下。化地、法藏部與案達羅學派相近，應該是與此有關的。

（3）依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說——西印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

◎《大唐西域記》說到西印度的阿折羅（Ācāra）羅漢，所造的寺塔，也橫跨東西，如¹³³說：

「案達羅國……瓶耆羅城側不遠，有大伽藍，重閣層臺。……伽藍前有石窠堵波，高數百尺，並阿折羅（〔唐言所行〕）阿羅漢之所建也」。

「摩訶剌佉國……東境有大山，……爰有伽藍，基于幽谷。高堂邃宇，疏崖枕峰。重閣層臺，背巖面壑，阿折羅（〔唐言所行〕）阿羅漢所建。羅漢，西印度人也。……精舍四周，彫鏤石壁」。

「伐臘毘國，……去城不遠，有大伽藍，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」。

◎案達羅的瓶耆羅城（Veṅṅipura），推定為今 Krishnā 州 Ellore 市北八英里的 Pedda Vegi¹³⁴。

◎摩訶剌佉（Mahārāṣṭra）的阿折羅伽藍，就是現存著名的 Ajanta（與阿折羅音相近）窟，在今 Nizam 州。

◎伐臘毘（Valabhī）在今 Kathiawar 半島的東岸。

※三處的距離那麼遠，而都有阿折羅阿羅漢建造寺窟的記錄。雖阿折羅羅漢的事跡不

¹³¹ [原書 p. 437 註 18]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, 15b)。

¹³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58：「留在印度的，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，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，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，飲光部（Kāśyapīya），思想都接近大眾部。如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法藏部『餘義多同大眾部執』；飲光部『餘義多同法藏部執』。」

¹³³ [原書 p. 437 註 19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0(大正 51, 930a)。卷 11(大正 51, 935a、936b)。

¹³⁴ [原書 p. 437 註 20]高桑駒吉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(p. 148)。

明，但至少說明了這一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。Ajanta 石窟的建造，最早的在西元前二世紀¹³⁵。

(4) 小結——大眾部影響大陸分別說系對大乘興起有重要意義

大眾部分化南方，深深影響了大陸的分別說系。在大乘興起的意義上，是應該特別重視的！化地部等離開了本土，流入北方，應是以後的事。

(四) 上座說一切有系的分化 (pp. 432–436)

上座說一切有系，是七百結集中的西方系，從拘舍彌 (Kauśāmbī)、摩偷羅 (Mathurā)，而向西北發展的。

1、拘舍彌一帶的犢子部

後分二大系，留在拘舍彌一帶的，是犢子部 (Vātsīputrīya)。

(1) 分出四部

從犢子部又分出四部：法上部 (Dharmottarīya)、賢胄部 (Bhadrāyānīya)、正量部 (Saṃmatīya)、密林山部 (Śaṇṇagarika，南傳作六城部 Chandagārika)。

(2) 在流行中，正量部取代犢子部的地位

◎在流行中，正量部盛行，取代了犢子部的地位，自稱根本正量部 (Mūlasaṃmitīya)。

◎銅鑠部的傳說，由於東方跋耆子 (Vajjiputtaka) 的非法，分出了大眾部；而屬於上座系的犢子部，也寫作 Vajjiputtaka。跋耆子與犢子部的語音一致，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困惑！

A、正量部的化區廣大

玄奘的時代，代犢子部而盛行的正量部，化區非常廣大。

◎如鞞索迦 (Viśoka)¹³⁶、室羅伐悉帝 (Śrāvastī)¹³⁷、劫比羅伐罕堵 (Kapilavastu)¹³⁸、婆羅痾斯 (Vārāṇasī)¹³⁹、阿耶穆佉 (Ayamukha)¹⁴⁰、劫比他 (Kapitha)¹⁴¹、聖醯掣咀羅 (Ahicchatra)。這都是以犢子國 (Vatsa) 拘舍彌為中心，而流行於恆河 (Gaṅgā)、閻浮那河 (Yamunā) 中上流域。

◎摩偷羅出土的銘文，也有屬於正量部的¹⁴²。

B、正量部往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

◎正量部更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——摩臘婆 (Mālava)、伐臘毘 (Valabhī)。

◎在西印度那私迦等，發見與法上部、賢胄部有關的銘文¹⁴³，這是與案達羅王朝勢力下，大眾部與大陸的分別說系有關涉的。

C、正量部深入西北沿海

正量部並深入西北沿海區，如信度 (Sindh)、阿點婆翅羅 (Audumbatira)、臂多勢羅

¹³⁵ [原書 p. 437 註 21] 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，p. 29。

¹³⁶ 鞞索迦(Viśoka)---毘舍佉

¹³⁷ 室羅伐悉帝(Śrāvastī)---舍衛城

¹³⁸ 劫比羅伐罕堵(Kapilavastu)---迦毘羅衛城

¹³⁹ 婆羅痾斯(Varāṇasī)---婆羅奈

¹⁴⁰ 阿耶穆佉(Ayamukha)---阿踰陀

¹⁴¹ 劫比他(Kapitha)---僧伽施國

¹⁴² [原書 p. 437 註 23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. 483。

¹⁴³ [原書 p. 437 註 23]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84–486。

(Pitāsīlā)、阿耨茶 (Avaṇḍa)。

(3) 犢子部的風格——與法藏部、大眾部相近

◎犢子系分化的事跡，極不分明。

◎犢子部是屬於上座說一切有系，而保持簡樸學風的一流。

◎犢子部學習《舍利弗阿毘曇》，被稱為《犢子毘曇》¹⁴⁴，與分別說系的法藏部等相近，不像南方銅鑠部，北方說一切有部那樣的論義繁廣。

◎犢子系的戒律，是比丘具足戒二百戒¹⁴⁵，為現在所知的戒律中最古樸的。

◎犢子部立不可說 (anabhilāpya) 的我，傾向於形而上的實體，與大眾部的重於理性相近¹⁴⁶。

※犢子系簡易而傾向形而上的學風，也許是銅鑠者所厭惡的（我國也有稱之為附佛法外道的）¹⁴⁷，所以因語音的近似，而呼之為跋耆子吧！

(4) 犢子系的教區

正量部發展的廣大形勢，不知是什麼時候形成的。

◎大抵是阿育王以後，大眾系向南，分別說系向西南，說一切有系向西北；在中印度王權衰落，南北地方政權動亂中，犢子系保持原有教區，擴展而幾乎取得恆河、閼浮那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區，並伸向東、西南與西北——印度河下流地區。

◎在西方，大抵是塞迦族向南發展的地區。這樣的解說，與事實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吧！

2、從摩偷羅向西北發展的說一切有部

上座說一切有系，從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的，是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in)，又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 (Saṃkrāntivādin)。說一切有部立假名我，說轉部立勝義我，犢子系立不可說我，都有類似的地方¹⁴⁸。

(1) 佛法向西北印的傳布

佛法向西北印傳布，應該是很早的。

A、傳布的過程

◎自亞歷山大 (Alexander) 王侵入印度，與那人 (Yona, Yavana) 與希臘文化，與印度的關係密切起來。

◎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，有與那人達摩勒棄多，那時的與那人，不但信佛，而且有出家的，並為僧伽的大德了。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，去希臘五國，佛法開始深入西方。

¹⁴⁴ [原書 p. 437 註 24]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70a)。

¹⁴⁵ [原書 p. 437 註 25]印順導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(pp. 174-179)。

¹⁴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 96：「『諸行無常印』，在初期佛教中，或覺得剎那生滅不能說明業果的相續與縛脫間的聯繫；它們要求用中之體，動中之靜，犢子系的不可說我，經量本計的勝義我，大眾系的意界是常，一心是常，走向真我常心論。」

¹⁴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132：「部派佛教中，犢子部 (Vātsīputrīya) 等立『我』。被稱為附佛法外道。然犢子部與說轉部 (Saṃkrāntivāda)，成立『我』論的目的，是為了成立生死流轉，從繫縛到解脫的聯繫，而不是以『我』為真理，為證悟的內容。」

¹⁴⁸ [原書 p. 437 註 26]參考印順導師著《性空學探源》(pp. 171-179)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51：「犢子部的不可說我，似乎非常特出，其實依蘊施設，與說一切有部的假名我，說轉部的勝義我，一脈相通，只是解說上有些差別而已。」

⊙革新猶太教的耶穌，有禁欲色彩，或者說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響。

⊙多馬福音說耶穌聽說阿字的妙義，那是更不用說了，但這是以後的事。

◎依佛教傳說：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（Sāṇavāsi），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（Upagupta），都遊化到西北印；提多迦（Dhītika）到了吐火羅大夏（Tho-kor）¹⁵⁰。阿育王時，摩田提（Medhyantika）的遊化罽賓（Kaśmīra）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。

※從此，印度西北成為說一切有部的化區。

B、說一切有部受異民族信仰，於迦膩色迦王達到極盛

◎西元前二世紀中，猶賽德摩（Euthydemus）王家的彌難陀王（Menander.Milinda），與龍軍（Nāgasena）比丘問答佛法，表示信受。撰集當時的問答，如南傳的《彌蘭王問》，北傳的《那先比丘經》，這是與那王家信佛的大事。

◎摩偷羅獅頭石柱銘文，說到塞迦（Saka）王家，建塔奉佛舍利，施與說一切有部，這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事¹⁵¹。

※佛法——說一切有部，受到從西北而來的異民族的信仰，到西元二世紀，大月氏的迦膩色迦王（Kaniška）而達到極盛。

(2) 有部論師的分布情形

A、西方師——世友、妙音

說一切有部的論師中，如世友（Vasumitra）、妙音（Ghoṣa），在阿毘達磨論師中，屬於犍陀羅及以西的「西方師」。

⊙如世友是摩盧（Maru），今屬蘇聯的 Merv 人；

⊙妙音是吐火羅人。

B、東方師——迦溼彌羅師

說一切有部正統的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師，是東方系。

C、吐火羅是說一切有部的重鎮

◎以犍陀羅、（及以後發展到）迦溼彌羅為中心，向西北發展，到達吐火羅、安息（波斯）、康居等地。

◎特別是吐火羅的縛喝（Balkh），古稱「小王舍城」。玄奘所見，「僧徒三千餘人，普皆習學小乘法教」。聖賢的塔基，共一千多所¹⁵²，可想見過去佛教興盛的情形。這是深受希臘文化，又受月氏人所治化的地區，實在是從犍陀羅而傳向西方的小乘——說一切有部的重鎮。

¹⁴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 93：「迦王初置正法官，融道德宗教於政治，以促進民生之和樂。次派傳教師，專力於弘布佛教，努力於國際之和平。王與敘利亞、埃及等王國，締結友善之邦交；並藉佛教以宣達國際間之信義和平，雖維持和平僅五十年，然實開國際和平運動之先聲也。迦王之傳教事業，以西北及東南為最成功。正法官所至之國家及國王之名，見於敕令之刻文者，有敘利亞之安提柯斯，埃及之度萊梅，馬其頓之安提谷那斯，克萊奈之馬迦斯，愛昆勞斯之歷山王（此上即希臘五王國）；以及北印之健馱羅，南印之安達羅、錫蘭等，可見此皆佛教宣揚之地也。」

¹⁵⁰ [原書 p. 437 註 27] 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p. 99-106。

¹⁵¹ [原書 p. 438 註 28] 塚本啟祥著，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pp. 488-489。

¹⁵² [原書 p. 438 註 29]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(大正 51, 872c)。

◎西域（《漢書》所謂北道）的阿耆尼、龜茲、跋祿迦、佉沙——疏勒、烏鎡、竭盤陀，崇信說一切有部教法的，都由吐火羅（縛喝）一線而來。

〔3〕近於大乘的持經譬喻者

◎說一切有部的西方師，還不能說是與大乘相近的。

◎說一切有部中，原有持經者（sūtradhara）、譬喻師（dārṣṭāntika），如法救（Dharmatrāta）是睹貨羅人；覺天（Buddhadeva）可能為摩偷羅人；世友——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的作者，都是。

◎古代的持經譬喻師，如法救、世友、彌多路尸利（Mitraśrī）、僧伽羅剎（Saṃgharakṣa），在中國都是被尊稱為菩薩的¹⁵³；思想簡易而近於大乘。¹⁵⁴

※在民族複雜的西北印度，持經譬喻者近於大乘，而與北方大乘有更多關係的，應該是塞迦族地區的佛教。

〔五〕結論

◎上面所說，阿育王以來，適應邊區民族而展開的佛教，除極少數的，如銅鑠部的大寺派¹⁵⁵，說一切有部的迦溼彌羅師，都有大乘的傾向。

◎其中，¹⁾佛教從東而向南的，有烏荼、案達羅民族；²⁾從西而向北的，有與那、塞迦民族：大乘在這裡興盛起來。

¹⁵³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6章，p. 376：「說一切有部的持經譬喻師，內重禪觀，外重教化，以聲聞比丘的身分，與大乘興起的機運相關聯，被稱為菩薩。」

¹⁵⁴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207–208：「法救被稱為菩薩，對菩薩確有獨到的見地……這位有部譬喻師，這樣的推重菩薩的般若！法救，婆須蜜，彌帝利尸利，僧伽羅剎，馬鳴，都被稱為菩薩；還有肯認《般若經》的脇尊者，正是『初期大乘』時代的有部大師。北方的持經者、譬喻師，以聲聞佛法立場而含容兼攝菩薩精神，在北方『大乘佛法』興盛中，不應該忽略這一學系的影響！」

¹⁵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 235：「錫蘭的佛教，是阿育王時代傳去的，為大寺派的赤銅鑠部。不久，又有佛教傳入，住無畏山寺，成為無畏山寺派，兼學大乘，與大寺派的爭執很熱烈。」